

全彩本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 少年版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 少年版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改编 朱昌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 朱
昌汉改编. -- 南京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7

(全彩本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7477-8

I. ①钢... II. ①奥...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苏
联—缩写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756 号

书 名 全彩本传世经典必读文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6 - 7477 - 8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反映了社会激烈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与主人公保尔的成长过程。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帝国主义势力要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国内的反动势力则疯狂地反扑，经济也异常萧条。在这样的形势下，保尔参加了保卫新政权的斗争。他为此多次负伤，并彻底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但他丝毫也不后悔，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为人类壮丽的事业贡献力量。小说展示了一个为祖国、为人民而献出一切的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让广大少年儿童能够更好地阅读欣赏这部传世经典，我们改编出版了这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在改编这本书的时候，虽然对故事情节有所取舍，但是我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保留了原著的基本结构和原书塑造人物形象的风貌。这本小书只是一扇窗户，推开这扇窗，孩子们可以稍稍看到一点传世经典园林中的风景。借此他们可以把这一眼的观望留在心中，等到他们有了更多的阅读积累和人生阅历，就会到真正的经典“大观园”中去领略它的艺术魅力。



“节前到我家里补考过的，都给我站起来！”

胖胖的瓦西里神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说。

他那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六个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不安地看着这位穿着法衣的神父。

胖神父叫那两个女孩坐下，转过小眼睛，对着另外四个男孩子。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会抽烟？”

四个人小声道：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气得脸色发紫：“小混蛋，你们不抽烟，面团里的烟末儿是怎么来的？都不抽吗？好，那就来瞧瞧！快把口袋翻过来！听见没有？翻过来！”

三个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转过去对着那个黑眼睛的孩子，盯着他破旧的灰衬衫和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木头一样？”

那黑眼睛的小孩望着神父，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起来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谁会干出这种坏事——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不开除你吗？哼，你这小混蛋，这回可不能便宜了你。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他猛地揪住小孩的耳朵，把他推倒在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他们几个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了神父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蒸糕的面团上。

保尔坐在学校门口最底下的一层台阶上，懊恼极了。他想该怎么面对母亲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起早贪黑，终日忙碌，只为赚钱养家。如果知道自己被学校开除了，一定会伤透了心。





想到这儿，保尔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有仇。

曾经有一次因为保尔怀疑《圣经》上所说的内容，被瓦西里神父毒打一顿后赶出了学校。

第二天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学校同意保尔重新回来上课。但从此，保尔的心中便开始燃烧起复仇的火焰，他倔强的性格决不能容忍自己被人肆意侮辱与无端冤枉。

此后，瓦西里神父不断地刁难保尔，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把他赶出教室，或在星期天让保尔罚站，而且从来不问他的功课，害得保尔的功课一落千丈，只能和另外几个不及格的孩子一起在复活节前到神父家补考。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了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虽然当时没人看见，但神父还是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后，孩子们拥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保尔忧伤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很内疚，但却无能为力。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低沉的声音突然传来。

保尔吃了一惊，立刻向校长室走去，一路上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要被开除了。

结局和预料的一样。

第二天，母亲带着辍学的保尔到铁路车站的餐厅找工作。

“他几岁了？”面色苍白、两眼无神的餐厅老板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柯察金。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留下他吧。工钱是每个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不准偷东西。”

“啊，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敢担保保尔什么也不会偷！”母亲惊恐地回答道。

“那好，今天就开始上班。”老板命令道，他转身对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切火腿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个小孩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安顿他，顶替格里什加。”

齐娜停下了手中的刀，向保尔点了点头，便径直向通往洗刷间的边门走去。保尔紧紧地跟在后面。母亲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

“保尔，亲爱的，你要好好干，别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保尔送走之后，才转身向门口走去。

洗刷间的桌子上堆满了盘碟和刀叉，几个女工肩膀上搭着毛巾，正在那里擦着，一个小男孩蹲在两个大茶炉前面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身旁，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弗罗霞，这是新来的小伙计，顶替格里什加。你教教他该怎么做活儿！”

她转过身，对保尔说：

“她就是这里的头儿。她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完了，齐娜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是。”保尔轻声地回答道，弗罗霞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弗罗霞是一个漂亮姑娘，长着非常好看的翘鼻子，脸上还泛着红晕。这让保尔原本紧张的心情有一些愉快。他静静地站着，等候吩咐。

弗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一边从上到下打量了保尔一番，一边用一种十分低沉、动听的声音说道：“小兄弟，你的活儿挺简单：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要保证这里面的水总是开着，会有很多的木柴需要你自己劈，还要帮忙擦刀叉、倒脏水。小兄弟，活儿虽然简单，但分量可不轻啊，够你累的！”

她温柔的语气让保尔的心里泛起一阵温暖，看着弗罗霞清澈的眼睛，他不像先前那么紧张了。于是，保尔鼓起勇气问：“现在我该干什么呢？大婶！”

刚说完，女工们就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弗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弗罗霞也跟着笑。

房间里弥漫的蒸汽让保尔看不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弗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的脸涨得通红，他局促地转过身，问一个男孩子：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那个男孩子嘻嘻地笑着说：“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只是临时工。”说完，他就跑回厨房了。

这时，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刷女工说：“到我这儿来，帮我擦叉子吧。干吗笑得那么厉害？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可笑的话？”说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给你，拿去。一头用牙齿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这很重要，要是找到一个污点，你就会被老板赶走！”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家伙说：“快点干，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怎么还是那么慢？”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啊，新雇来的，”他说，“那么，小心一点儿。”说着他就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壶你要照顾好，你看，有一个的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剩下一点火光。今天就算了，明天要是这样，你就得挨揍。明白吗？”

保尔一声不吭，低头烧茶炉去了。

保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活。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那样卖力地做事情。从早到晚，保尔像个陀螺一样飞速旋转着。生火、砍柴、倒脏水、擦餐具，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他牢牢记住了那个堂倌说的话，这里只要不听话就会挨揍。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经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接替他下一班工作的一个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用挑衅的眼神看看房间，但发现一切井井有条。他把两只手插进口袋，带着极其傲慢的神情，斜着白眼看着保尔，然后恶狠狠地说：

“喂，小鬼！记住了，明天早上六点整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七点才换班啊。”

“别人七点钟换班，你可得六点钟来，要是再敢废话，我就打肿你的脸！”

保尔紧紧地攥着拳头，他本想立即上去狠狠给他一个耳光，可担心头一天上班就因为打架被开除，才没有动手。他勇敢地迎接着那孩子凶恶的目光，胸膛里的火焰仿佛要从眼睛里喷射出来，说：

“不要吓唬人！明早我还是七点来，要是想打架就试试看，我奉陪！”

那个孩子有些畏惧地向后退了一步，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显出害怕的表情来，有些尴尬地说：“那好吧，我们走着瞧！”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当保尔挺着胸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了，他很兴奋，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挣钱了，而不是一个只会待在家里吃闲饭的人。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了起来。保尔已经可以看到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自己家的小屋了。

“母亲一定刚刚起床，我已经下班回来了！”他一边开心地想着，一边加快脚步，嘴里吹着愉悦的口哨。“离开学校也好。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我好好读书的！”

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推开了家门，母亲正在院子里烧茶饮，一见到保尔慌忙地问道：“怎么样？”

“很好。”保尔轻松地回答。

母亲好像还要告诉他什么，但保尔已经明白了。





从敞开着的窗户望进去,可以看见房间里他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怎么,哥哥回来了吗?”保尔立刻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昨晚上才到的,以后他要到调车场干活,就住在家里了。”

保尔踌躇着推开房门,走进屋子。

他哥哥回过头来,浓黑的眉毛下面,严厉的目光像利剑一样射向保尔。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以往的经验告诉他,阿尔焦姆一定会教训他。

但是,阿尔焦姆似乎并没有要打他的意思。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既像是同情,又像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忧心忡忡地看着地板。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转身走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听保尔讲完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就这样惹是生非,往后怎么得了啊?上帝啊,这孩子多么叫我操心啊!”母亲伤心地说。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用严厉的表情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千万别变着花样偷懒,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一定给你好看,叫你脱一层皮。这点你要记住!妈为了这个家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却总是到处惹事,到哪儿都得闯点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不会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去求人帮忙,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以后再也不用去做伺候人的工作了。总是对那些混蛋们点头哈腰,腰也弯够了!所以,保尔,你一定要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关照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事。”说完,弯腰跨出了房门。

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餐厅昼夜不停地营业。

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





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不断有新兵被送往前线,也有很多伤员从前线被运回来。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只是重复往返于厨房与洗刷间,每天看到的只是沾满油渍的餐具与茶炉的浓烟,虽然工钱已经从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但在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苦。在厨房做帮工时,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顺手给保尔几个耳光。但保尔眼光中闪烁着的桀骜与愤恨让他有理由害怕自己会被保尔突然捅上一刀,所以干脆把保尔又撵回到了洗刷间。

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他们早就把这个奇怪的孩子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劳。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到洗刷间把堆得像山一样高的盘子擦得一尘不染。

每天夜里,当没有生意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博。

“这帮该死的吸血鬼! 蛀虫!”看着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保尔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他们只是端盘子,每天就有三四十卢布的外快,并且肆意挥霍! 别看他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摆阔气。”

而且保尔清楚地知道,餐厅里任何一个女佣和女招待,都被迫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餐厅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

保尔向往生命的深层次意义,他总是希望从生活中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现在这个生活的泥沼。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但保尔还是一有空就跑到那里去,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总是在梦中召唤着他,让他神往。

自从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更加感到烦闷了。

这个爱笑的、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保尔这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如今,每当早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的争吵叫骂声,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

夜间休息的时候,洗刷间就剩保尔一个人了。他蹲在打开的炉门前,眯起眼睛,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焰。炉火烤得他浑身暖洋洋的。

火焰中好像出现了弗罗霞的影子,保尔的眼睛仿佛炉火一样燃烧起来,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因为保尔清楚地知道,弗罗霞和其他漂亮女工一样,都曾经





遭受这帮坏蛋的侮辱。保尔亲眼目睹弗罗霞被堂倌普罗霍尔威逼，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一个军官，而普罗霍尔却搜刮走了她靠卖身得来的钱。

当保尔回忆起弗罗霞痛哭的样子时，他的心头像被刀割似的难受。他希望自己和哥哥阿尔焦姆一样高大强壮，这样就可以揍死那帮混蛋。

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火苗飞舞着，聚在一起，卷成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觉得，就像是一个人在讥笑他，嘲讽他，朝他吐着舌头。

沉思中，保尔在墙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说：“坐下吧，克利姆卡。”

克利姆卡是厨房里的小学徒。两年中，他和保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爬上劈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你怎么啦？对火作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那对乌黑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保尔一向坚毅的脸上出现这种忧郁的神情。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待着难受。”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紧紧地握着。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拼死拼活地干，可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呢？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耳光，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在这里随便一个堂倌都有权力揍你，只要他还有力气。就算你把身体分离开，也不可能将每一个人都伺候好！你就是随叫随到，忙得四脚朝天，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不满意，那又是一顿耳刮子。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他们还是会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机会揍你……”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抽身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一定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鬼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就是流氓。他们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

保尔讲到这些事情立刻激动了，像是要把两年来积聚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宣泄出来；克利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急忙站起来把通向厨房的



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愤怒。

“就拿你来说吧，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回桌旁的凳子上，脸上还保留着愤怒的表情，但已经感到了疲倦。克利姆卡不吱声，只是静静地听着。

夜渐渐深了，两个小伙伴，就在柴堆旁互相依靠着睡着了。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1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因为餐厅人手不够，保尔连续干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二天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他还要将几口锅里的水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来，保尔想，应该是水塔没有放水，因此他就开着水龙头，自己倚靠在柴堆上等水来，可是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被打开的水龙头突然咕噜咕噜地开始放水，可保尔却还在睡着，他实在太累了。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无声无息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被惊醒的旅客们大叫着去抢各自的行李，餐厅里顿时乱作一团。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看到了柴堆边酣睡的保尔，便扑过去，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保尔头上。

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普罗霍尔不容他解释，毒打了他一顿，随后把他扔出了餐厅。保尔躺在冰冷的马路上，只觉得眼冒金星，全身每一个关节似乎都要散开来。

深夜，他带着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保尔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阿尔焦姆阴沉的脸，他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听保尔说完，脸色已经铁青。他的大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放在膝盖上。

“普罗霍尔。”保尔说着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仇恨的光芒。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当天，车站餐厅的堂倌普罗霍尔就被一个魁梧的工人狠狠地揍了一顿，他的脑袋差点被钉进地板里。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

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门被打开了，保尔看到





了那个熟悉的魁梧的身影。

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看着他。“怎么样，亲爱的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床旁坐了下来，“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

沉默了一会儿，阿尔焦姆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1917年，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长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拥到广场上去。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但是从前线乘火车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他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12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拥来了。他们用机枪将近卫骑兵团打回到城里，然后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1918年的春天，舍佩托夫卡已经两个星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支红军的游击队在这时来到了这个小城。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保尔和他的朋友们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

当天晚上，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和另外三个指挥部成员围在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开会：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手指，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跟德国人打一仗，我表示反对。我认为队伍应该转移，并且应该越快越好，最好连夜撤走，不过大家太累了，所以让队伍休整一夜。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赶到卡扎京。如果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以卵击石。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和他们作战。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的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仍然摇头反对。他说：“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叫人腻烦了……要是由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

他猛地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是吃败仗，是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要这样干，就太可笑了。在咱们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他们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就撤。”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捋了捋花白的头发，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铁路枢纽站，地方不大，可是有两个车站。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他是本地人，而且既会钳工，又会电工，准能在车站上找到工作。另外，他今天夜里才能赶到，没人看到他和队伍在一起。这个人很精明能干，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说：“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

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委任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就是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着一大批步枪，一共有两万支，还是沙皇那个时候打仗留下来的。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早都忘记了。棚子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不愿再担这个风险……把这批枪留给德国人，当然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把枪烧掉。马上就得动手，赶在天亮以前把一切都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棚子就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苦人，说不定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是个身板很结实的人，留着又粗又硬的大胡子，已经很久没有刮了。他欠了一下身子，说：“干吗要烧掉？我认为应当把这些枪发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即转过脸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都发出去？”

“对，太对了！”叶尔马琴科眼睛里透出炙热的神采，热烈地拥护，“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别的老百姓，谁要就给谁。德国人要是逼得大家走投无路，这些枪至少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德国人来了，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受不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好，把枪发下去。要是能运一些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征用老百姓的财物，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嘿，你就瞧吧，这些可爱的枪支该能发挥多大作用啊！”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是呀，不过德国人一定会下令，让把枪都交回去，到时候就都交出去了。”

叶尔马琴科反驳说：“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挨个看了看坐在座的人。

“把枪发下去，发吧。”那个年轻工人也赞成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现在问题都讨论完了。”说着，他从桌旁站了起来，“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晨。等朱赫来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去查查岗吧。”

会议上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落实。两万支步枪被堆放在韦尔霍维纳大街上。消息散布得很快，没过多久，小城的居民都知道了游击队要发枪的消息。

人们蜂拥而至，一夜之间，所有的步枪被一抢而空。保尔也领到了一支，他把弄来的枪藏在家里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兴奋地离开了。

舍佩托夫卡的夜晚是美丽的。

一到夏天，微微流动的空气里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





天空的深处闪着微光，年轻男女们的欢笑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将他心爱的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在键盘上上下下滑动着，风琴立即优美地欢唱起来。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

“保尔——”阿尔焦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我得走了。”保尔收起了心爱的风琴，对伙伴们说。

刚推开家门，保尔就看到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了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的弟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保尔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替他。要的话，你回来告诉我一声。”

陌生人插嘴说：“不用了，我跟他一块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

“当然要雇人啦。”保尔说，“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跑来两趟，要找个替工，就是没找到。单靠一个锅炉工发电，他又不敢。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这么说，事情就算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

保尔看到他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仔细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不好意思。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箍在结实的宽肩膀上，显得身体很强壮。

他的脖子跟牛一样粗，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柞树，浑身充满力量。

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好吧，再见，朱赫来。明天你跟我弟弟一块去，事情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德国人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院门，向外张望，不敢到街上去。

穿着墨绿色的制服的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打起鼓来。只有少数老百姓壮着胆聚拢过来。穿乌克兰短上衣的伪军小头目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大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第一条，本市全体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缴出，违者枪决。第二条，本市宣布戒严，自晚八时起禁止通行。”